關羽「志在春秋」

朋友們談起關羽，認爲「志在春秋」，不是正史所載。因而憶起一些舊聯。

清代，有某地知縣大老爺，認爲當地關帝廟的楹聯不佳，換上新聯，其中一聯人，是他老人家自撰：「志在春秋，孔聖人未見剛者；氣塞天地，孟夫子所謂浩然。」福建才子梁章鉅就嫌「志在春秋」一語不是正史所有。

「三國志」的「關羽傳」，確無隻字提及關羽讀過「春秋」，莫說「志在春秋」了。但後人說他「志在春秋」，也不是穿鑿附會，所根據的，正是正史「三國志」。不過非正文而是注文罷了。

「三國志」的「呂蒙傳」注引「江表傳」，記載了呂蒙對魯肅談及關羽的話：「斯人長而好學，讀『左傳』數皆上口，便亮有雄氣……」文中的「左傳」，是「春秋」了。「春秋」有三傳：「左傳」、「公羊傳」和「穀梁傳」。任何一傳，都有了「春秋」正文爲綱，而左氏、公羊氏、穀梁氏之傳，則爲其目。讀「左傳」而「是皆上口」，就說明這個讀者。多多少少受到「春秋」的影響了。

何謂「志」？那是沒有標準的。「左傳」裡面，不少人物，忠於所事，或者講道義。如果你肯定關羽做人達到這兩種標準，就算「志在春秋」了。以前有人說關羽「不忠不義」，不過是臨時作的爲，是符合所謂中國的傳統觀念，關羽所作所爲，是符合所謂忠義的標準的。

再見，保重

有一雙諧星，以口齒伶俐知名，結爲秦晉，朋友稱爲珠聯璧合，可以推想得見，閨房中鬥口乖之樂趣吧。

此雙諧星度蜜月婚姻時之琴瑟樂如何，人士亦可知，然婚後未幾，兩人間之感情漸起變化，在外間向人吐苦水時，則形容逐漸踏入尖酸刻薄矣。

初時有人作和事老，做好做歹勉强令兩人維持下去，但終不能挽救，則決定要此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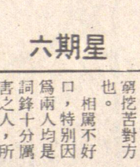
爲了兒女之撫養權，及財產方面之分配問題，令到兩人勢如水火，且在本身朋友之面前，窮挖苦對方也。

相罵不好口，特別因爲兩人均是詞鋒十分厲害之人，所兩方面已不諜多時，但到了判決准許離婚，兩人不期然仍要互相見面於庭內。

一到手續辦好，可以正式分手了，離開法庭，自然亦不會失去戲弄對方之最後機會。

女的先下手爲强，向着那位丈夫曰：「再見吧，矮仔！」以兩指形容其矮之程度，長不逾寸。

男的自不示弱，亦曰：「保重了，大咀吧！」說時用手指盡量張大自己的咀，以示强調對方之闊者也。



尚平清

醒目

太平小記 三鳳

港香遊爭士人岸兩峽海

台灣居民出境觀光，現在可以把香港作爲首站，不必像往日般之大「兜圈子」。旅遊業方面料台客在此間每年消費將達十億港元。台灣經濟情形好，人所共知，言高級消費，台客且慕香港比台北廉。近年台客設法來香港私入大陸探親訪友，此間有關方面予以方便，當香港可供作出境首站後，私入大陸者也大增，此事在台灣官方意料中，祇能眼開眼閉，却無論如何算是「寸進」，「寸進」是個起步，應予樂觀。

很快將是「大閘蟹季」，往年即多台客來快桑頤，今年當尤甚，採辦大閘蟹的會考慮添貨，却不知貨源情形如何？以一九八六年言，稍不如八六年前多，質亦稍差，香港本省人嗜此物已逾二十年，許多人成爲習慣，他們當亦了了。太平山下早有「啖荔枝旅行團」，不知今年台北有「持螯旅行團」否？若是明文規定，想亦無妨。即在舊日，在台北公衆場合提到「阿拉斯到香港去吃大閘蟹」，就不成問題。

香港經濟情形好，遊客極多亦一因素，即使是大陸的「香港遊」團體亦增加消費，申請者俱港人，由他們付錢。大陸客來港本身不如台客之有力消費，但其親友也要爲他們付帳。旅遊業不能把他們輕視，他們回去，携帶的東西個個極多呢！

執令致之

時代悲劇莫過於有家歸不得，咫尺成天涯。過去卅年，這種境況却普遍存在國人的遭遇之中。

有位老伯，他於四九年隻身來港，以爲自己先安頓好然後才將妻女接來，但在當時的香港，他的一介不合時書生身份，終而陷於高不成低不就境地。

及後他抱着「馬死落地行」決心求得一宿兩餐，想要接妻女前來團聚已不能，是政治環境的變更造成僵局。老人家（那時候不過四五十歲）從此絕望的了然一身過日子。有好些這類單身飄泊在外的男子後來都已另娶，在港或在海外另組家庭（屬於另一類悲劇），這位老伯雖有此例子可以借鏡，而朋友亦以之找個老伴，好歹有人照顧。老伯不爲所動，後來索性入了道教，寄情於佛理。

幾年前，內地情況雖有變，但老伯的妻子仍幾番申請來港未獲批准，老伯當時亦已七十高齡，行動不便未有返港。三年前，他終在樓身的藏經閣內悄悄離開了人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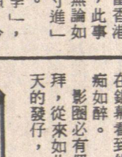
死者雖已將自己的恨惋哀痛帶走，但他妻女爲雖倩團聚心願的悲愴，誰可分担？其他悲劇事例，林林總總，有些在另組新家庭的，因不便向太太交代鄉間另有元配及子女，把心，横扮演陳世美。有些些情義未泯而效法「齊人」，家中風浪驟起亦比比皆是。負起國民責任是義不容辭的事（除了法律上的人），但要大多數人民處於不同政見夾縫中捱苦受過，尤其是精神上的折磨，這不是我們的義務，我們只以旁觀者的立場，在這動歷史悲劇中扮演倒霉的角色。切盼戲幔早日拉下的心態，你我料必一樣。

醒目

東湖「武大」大而無當

武漢大學在武昌郊間的東湖珞珈山，許多新大廈落成不久，建在平原與山地之間，望之如西藏布達拉宮。校區很大，兩湖之紅土層與沙石外，還未植樹。雖有點樹，樹苗而已。大厦樓宇之「質」，粗樓不堪，固不能比清華、燕京之萬一，更不足以比老北大在沙灘、馬神廟、乃至「譯學館」的以及古色古香而又有幽然的漢花園的紅樓之大洋建築相比。始知建築須有年代所積之文化；而洋建築如外表不精緻，內部又粗陋，無大樹園林的配合，則望之似山西雲岡石窟，一片枯燥。

東湖之武漢大學（民廿大，戰起時），自來沒見有文章爲之攝影，或者現在我這上一段小文，填補了這一個空白？考取了經濟系，去註了冊——校「校車」由武昌「黎元洪路」來往！即此，已將我嚇住了。我暫時只有不上課，決定先回長沙的「家」。父親原在南京，傳言遷桂林，母親同我外祖母等人，始終守在長沙的老家。武昌到長沙（粵漢先二年全通車了）只一夜，三等車有相對的三層床，鋼鐵「硬席」。沒自備鋪蓋不成，而「打被包」的時代，早已過去了。硬挺了一夜，深秋很冷，身無衣物。幸遇貴人，一個五十多歲的洋人能說北京話，睡在我下鋪，他借給我一件毛衣。由他告知我：北大、清華、南開三大學在長沙合辦「國立長沙臨時大學」。怪不得昨夜燈花，今晨鵲噪，原來有了喜訊。



醒目

人目詩詞

浣溪沙

希臘熱死三百人

熱死之人三百人，爭秋窄暑火燒身。原來四十度高溫。

情侶噴泉雙擁吻，花旗攝記當奇聞。似乎忘了飛亡魂！

醒目

八面玲瓏

薛后

偶像崇拜

圈中人語：發仔當發？

人們注意到，今年暑假期內的電影，有一個異常的現象，風頭最勁的不是暴力動作片，不是諧趣喜劇，而是一部小本製作的愛情文藝片——周潤發主演的文藝片。

許多年來，片商們追逐着一股風，認爲動作片、諧趣片放在最好的檔期，無往而不利。現在在這種成見被打破了；人們想不到一個發仔竟能打破這個壓斷局面。如是者，他的身價立刻報漲；一年之內，他的片酬由五十萬——六十萬——八十萬，而突破一百萬，成爲當前香港影星中最高的天之驕子。

我特地到戲院去看了他的那部戲。在戲中，他舉手投足之間——當然是很平凡的，是一種情不自禁的發洩，一種傾慕之情的發洩！

想起了六十年代鋒芒畢露的謝賢。當年他的身價比「影帝」還要高一倍，年拍十二部戲，部部收得，紅女星都以能與他拍檔爲榮；觀衆在銀幕看到他，就像今天看到周潤發一樣，如痴如醉。

影圈必有偶像出，各領風騷若干年。偶像崇拜，從來如此；獨據這樣的偶像太少，形成今天的發仔，一枝獨秀！

醒目

醒目詩詞

人目

浣溪沙

希臘熱死三百人

熱死之人三百人，爭秋窄暑火燒身。原來四十度高溫。

情侶噴泉雙擁吻，花旗攝記當奇聞。似乎忘了飛亡魂！

醒目

醒目

醒目